

民俗采风

趣说端午

康勤修

“五月五，是端阳，吃粽子，挂香囊；门插艾，香满堂，龙舟下水喜洋洋。”每逢农历五月初五，在景长日暖、草木蓊郁的时节里，佩戴香囊的雅趣、品尝粽香的悠然、龙舟竞渡的激昂……如今，这些传承至今的民俗，共同织就了一幅跨越千年的民俗长卷，俨然成为国人过端午的“三件套”。

佩香囊。“端午到，香囊俏”，至于“三月插柳，五月挂艾”的习俗，更是深入国人血脉深处。在农耕时代人们佩戴中药香囊，源自中医的“衣冠疗法”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认识到，佩戴盛有草药的香囊，不仅能够提神醒脑，还可以防疫驱虫，使人平安度夏，好处实在多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就有佩戴芳香植物以防秽的记载。《礼记·内则》记载：“男女未冠笄者，鸡初鸣，咸盥漱，栉，拂髦，总角，衿纓，皆佩容臭，味爽而朝，问何食饮矣。”东汉郑玄注曰：“容臭，香物也。以纓佩之，为道尊者，给小使也。”意思就是说，青年人拜见父母长辈时要佩戴“衿纓”，以示敬意。这种“衿纓”，大概就是香囊最早的形态。

佩戴香囊，既是一种民俗，更是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，我国民间素有“戴个香草袋，不怕五虫害”的说法。古人认为五月湿热，多有毒虫滋生，如不及早预防，极易产生疫病，所以要挂艾草菖蒲、饮雄黄酒避疫。

这一习俗直到后世都广泛留存。南朝宗懔所著《荆楚岁时记》载：“五月五日，谓之浴兰节。四民并蹋百草，采艾以为人，悬门户上，以攘毒气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尤其是医疗条件的进步，疫病的危害已经逐渐减小，但是祛邪禳灾的习俗，依然流传了下来。元明时期，每逢端午百姓都要购买雄黄、朱砂、苍术等草药，少女则要佩戴艾虎香囊。到了清代，又增加了张贴五毒剪纸，悬挂钟馗画像的习俗。

方寸香囊之中，也是人们顺应天时、与自然对话的生存智慧。《黄帝内经》中写道，暑病多因冬季寒邪伏藏体内，至夏而发。每年端午时节，正值暑气渐盛，中药香囊具有“避疫气、祛邪湿、散蚊毒虫”的功效，于是，人们采摘一些艾草、菖蒲、藿香等草本植物，晒干切碎，经巧手缝制，化作随身守护的“健康符”，无不寄托着人们祈祝平安、祛除病瘟的美好愿景。

吃粽子。在国人的传统认知里，一提到端午吃粽子，人们自然就想到了楚国三闾大夫屈原。事实上端午的起源，比屈原生活的时代要早得多。

西晋《风土记》中记载：“仲夏端

午，烹鹜角黍，采艾悬于户上，蹋百草，竞渡。”这里提到了端午的另外两个习俗，“烹鹜角黍”和“竞渡”。

“烹鹜角黍”便是煮粽子。现代粽子的基本形态，定型应该不晚于汉朝，到了晋代变成了端午的专属食物。南朝吴均所著作的《续齐谐记》，首次将粽子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：“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，楚人哀之，每至此日，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。”这说明南朝时期，至少在长江流域一带，端午节祭屈原的说法已经得到了普遍接受。

到了唐代，端午节起源于祭奠屈原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遍共识。比如，盛唐诗人储光羲的诗作《观竞渡》，开篇两句就是“大夫沉楚水，千祀国人哀。习棹江流长，迎神雨雾开。”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自此以后，纪念屈原便成了历代文人写端午诗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。这其中，最具代表的端午诗作当属文天祥的《端午即事》：

当年忠血堕谿波，
千古荆人祭汨罗。
风雨天涯芳草梦，
江山如此故都何。

同样的经历，同样的选择，虽时隔千载，两个伟大的人物，却以不同寻常的形式相遇了。

赛龙舟。赛龙舟又称“龙舟竞渡”。相传，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，由上古时代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。赛龙舟正是祭龙神或水神的一种祭祀活动。后来，这一活动又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结合起来，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端午节俗。

古籍中记载的“竞渡”，应该就是赛龙舟，尽管它的起源已不可考，这或许与上古先人的生产活动有关。三国时期，“竞渡”已在荆楚之地盛行，《隋书·地理志》记载了当地端午“竞渡”的盛景：“其迅楫齐驰，棹歌乱响，喧振水陆，观者如云。”唐朝之后，赛龙舟近乎成了“国民运动”，唐朝诗人卢肇的《竞渡诗》，记载了唐代赛龙舟的热闹场景：

石溪久住思端午，
馆驿楼前看发机。
鼙鼓动时雷隐隐，
兽头凌处雪微微。
冲波突出人齐讫，
跃浪争先鸟退飞。
向道是龙刚不信，
果然夺得锦标归。

现如今，中国龙舟早已划出国门，成为一项国际性的体育赛事。它所体现的团结拼搏、奋勇向前、力争上游的精神，鼓舞着人们不甘人后，去中流击水、奋勇争先。

往事如昨

五月艾香

殷修亮

我小时候体质偏弱，有爱流鼻血的毛病。每逢天干燥热或是跑跳玩耍过后，鼻血总会毫无征兆地流下来。这时，奶奶就不慌不忙地从老屋门框上挂着的一小束枯草样的东西上，轻轻揪下几片枯叶，在手心里反复揉搓成绵软紧实的小团，小心翼翼地塞进我的鼻孔。随着一股浓郁古怪、清苦中带着温润暖意的味道缓缓漫入鼻腔，燥热感慢慢消散，流淌的鼻血就会慢慢止住。

这貌不惊人、随处可见的野草，便是岁岁年年生长在家乡土地上的艾草。

艾草是乡间最寻常不过的野生植物，田埂边、树林旁、荒坡角落，随处都能看见它的身影。它的叶子呈羽状分裂，背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白色丝状绒毛，看着毫不起眼，茎和叶却都藏着丰富的挥发性芳香油。它独有的奇特芳香，夏日里可以驱赶扰人的蚊蝇虫蚁，净化空气。在乡间流传的中医常识里，艾草更是一味良药，有理气血、祛寒湿的功效。将晒干的艾叶细细加工成艾绒，便是中医灸法治病不可或缺的药物，是家乡土地馈赠给乡亲们最朴素的良药。

小时候去邻居家串门，见邻居奶奶正怀抱着一只孱弱的小羊羔，用冒着淡淡青烟的艾草，在小羊羔的鼻孔前缓缓熏烤。浓烈刺鼻的艾香扑面而来，呛得我鼻子发酸，差点流出眼泪。邻居奶奶一边轻轻晃动艾草，一边叹着气告诉我，小羊羔夜里着凉受寒，眼看就要不行了，乡下没有兽医，只能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，用艾草温阳驱寒，或许能把小羊羔从鬼门关拉回来。

奶奶一辈子操劳农活，常年风吹雨淋，双腿落下了病根，每逢阴雨天或是寒气入体，膝盖便酸痛难忍，严重时连起身走路都格外艰难。乡间求医不便，老中医便传授了土方子，鲜艾叶捣碎外敷可以缓解关节肿痛，干艾叶烟熏艾灸能够驱散体内寒湿。于是每年端午前夕，奶奶总会早早备好镰刀，趁着晨光去林间割下一捆捆鲜嫩艾草，仔细摊开晾晒在屋檐下，存上满满一整年，用来缓解缠身的病痛。

到了农历五月，暖风拂过田野，万物蓬勃生长，艾草也进入了长势最旺盛的时节。此时的艾草饱含艾油，药效达到顶峰，香气浓烈醇厚，是一年之中最好的采摘时机。乡间自古便有俗语：“艾叶香，艾叶苦，祛痛驱寒在端午”，草木与时令相融，习俗便由此而生，也就有了流传千年的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”的乡间旧俗。

端午在古人眼中，并非热闹喜庆的佳节，而是正邪搏杀、阴气滋生的恶日。世人熟知的龙舟竞渡、凭吊屈原、张贴钟馗，皆是激烈亢奋、驱邪避凶的仪式，而恰逢其时生长的艾草，气息霸道浓烈，自带一股清冽正气，恰好契合了端午驱邪纳吉的寓意。

我的家乡在鲁西南平原腹地，无江河无大湖，没有锣鼓喧天的龙舟赛事；乡民质朴务实，也从无张贴钟馗符咒避凶的讲究；本地不产黏米，家家户户也极少包粽子过节。相比于别处端午的热闹喧嚣，故乡的端午素来安静平淡，可家乡人依旧不会错过插艾这件事。这一株朴素无华的野草，成了端午这天，家家户户门楣之上，最不能缺席的贵客，撑起了家乡独有的端午味道。

村庄西头的殷家林地，年年端午前后，艾草葳蕤葱翠，绿意遍野。平日里无人留意这片默默生长的野草，可每到端午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林地间便已是人影绰绰。乡亲们握着镰刀结伴而来，一边收割鲜嫩艾草，一边闲话家常，笑语混着艾香，飘满田间。母亲总会赶在清晨露水滴落之时，先把农家小院彻底洒扫干净，拂去尘埃与油气，再细心挑选长势最好的艾草，用大红绳整齐地扎成束，郑重地挂在房屋的门楣。鲜嫩艾草饱含汁水，青绿欲滴，醇厚绵长的艾香随风漫进屋内，填满每一个角落。

去年端午，我特意挖了几株艾草根，埋在大门外闲置的空地上。本是随手一埋，没想到初春回暖时，艾草便破土而出，冒出点点新绿。眼下几株艾草早已蓬勃生长，连成一片青绿。如今每日出门进门，清润的艾香便萦绕在身边。